

等待

王挺熙



任憑理想遨遊天地

假如說人活著，他是懷著一種企望理想的心情，那麼他將能忍受著眼前現實中，一片的雜亂和瑣碎，默默地工作著。相反地，假如說人活著缺乏這種理想性的胸襟，自然地，他會著意眼前的事物，尤其是那些可以清楚地計量出得失利害的事情。這種量化態度的結果，使人的一切行動和要求，必然地將落入於緊密連鎖的因果關係中，而沒有為守護原則而堅持的行為。於是唸好書，是為表現才華或將來的利益，而不是尊重學問本身的價值。一旦如此，那麼所有的行為動機，幾乎都可以歸因到飲食男女的生物本能，和名利權勢的虛榮心。於是人陷於現實的網中，好似有計算的自由，其實是被計算而不自知。

反過來說，如果我們真是為著理想——我們所希望的對象的價值，存在於該對象本身——而工作，那麼我們將不去計較一時的不如意，深怕因過度注意末節，而亂了存心。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人是超現實而目空一切的，相反地，這是一種虛心。因為如果我們未深刻了解到讀書的目的，未曾沾染到追求真理的熱情，怎麼就能批評目前的教育制度、大學聯考呢？如果我們有了一個希望，而沒有與之配合的行動（行動是廣義的，包括立志、修養等的過程，而不只是改變世界的行為），那又有什麼資格批評呢？我們常看到許多義正辭嚴、慷慨激昂的評論（尤其是在學生刊物上），很受感動，但就是不知道說話的人自己如何對這些話負責？有兩種批評常招致反效果：

一是批評某些現象，過於以偏概全，結果招致別人的反對，而這種反對常常又出之以感情用事，把原來批評中對的部分也加以抹煞掉，使得這些批評家不是氣起來反抗一切，就是變地意志消沉。許多提倡新思想新運動的人，為了加強自己論說的力量，便拼命的指陳過去傳統的不足，使得「舊」與「迂腐」同義，保守是落伍，開放是進步。這是以文害義的。保守，若守的是絕對真理，是父慈子孝，縱然其守的形式我們不同意，也要予以同情的諒解。開放，若只是生活上較多彩多姿，則亦未見得就較有價值。過去那些主張打倒孔家店，要中國文化全盤西化的人，多半屬此。

二是批評出之以極大的熱誠，但是所持的主張不當，在遭受反對時，因而覺得他的誠意受損，於是厭惡世間一切，那位自命是厚黑學教主的先生，大概屬此。

凡此我們可見：憑著熱情而說出一個理論，並非就能成事。欣賞一股熱情，和同意一個意見，原是不必混在一起的。往往我們所持以為是理想，結果只是自己天真地想當然耳的說法而已，所以，當我們真的想要找到自己所能確定的理想時，必然地是要有一段長時間的沈默才可（此沈默非一定是閉口啞言，不發表意見，而是不做武斷的肯定。）所不同的是各人的時間，有的要二十年，有的卻要五十年。如果我們想要批評別人，那就先要使自己符合批評的標準，但是要完美無缺，又豈是那麼容易？假如我們講道理，講地好像自己就是真理的頒定者，甚至就是上帝本身，那實在只是徒增世間紛擾而已。

人類意志與表象的世界

為什麼人沈默的時間得那麼久呢？理想是那麼難達到嗎？假如我們以真理或理想本身為自體，那麼我們嘗試著要達到理想和呈現出真理的活動，即是對自體的表達。表達意見的方式可以有兩種：理性與感性。理性的方式，是把意見概念化、條理化而形成知識。感性的方式，則是表露出強烈的意願。理性的表達，總是理路清楚，使人能把握住內容，並感到表達與所要表達的對象（自體）十分契合，從而產生了理性主義者的自信。理性的表達本身可以有幾個層次：或如實的描述；或歸納許多事實而推理出存於諸事實之間的理則；或是對人運用理性時所依據的法則本身，做更抽象的探討。大凡越屬描述性質者，越具特殊性；越是抽象者，越具普遍的真實性，也越逼近自體。往往較有普遍真實的原則，乃成為特殊性較重者之基礎，看一看如形上學、邏輯、數學、天文學和物理化學、生物等之順序即可知。但是理性的表達，有其明白處，也有其不能及之處。雖說如形上學者，已能說明一物之所以存在的意義，同時也探討了人思考之最基本原則——如同一律、矛盾等——的根據，但是須知它仍是表達，人頂多藉著表達去推想、去逼近自體，卻不能說表達就是自體本身。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說：是了，我所表達的就是宇宙真理本身。但這也只能是在有「我說」的前提下才成立，捨此無他途。任理性之萬能，終是有思考者與被思考者的對立。儘管我們可以談上帝、真理，但是說了上帝，我們仍然未能成為上帝，講了真理，我們仍然外在於真理。如果我們不識得此理，那也就難怪我們有人會好話說盡，壞事做絕了。

感性的表達，應該是人人都很清楚的。它能以一種莫大的力量，傳染別人，教人也不得不發起同樣的感情。它不似理性，執著於表達物（知識）的呈現上，卻是藉著表達物以為象徵，來反映出人的心理狀態。因為是透過外在物來指向人心本身，所以使人覺得親切。也由於它不執著於個別的外在物

，它的表達效果，也因而較傾向於整體性，完滿而不瑣碎。藝術能直接地給人感動的力量，其傳播常是普遍的，知識的接受，卻得透過思考的歷程而有（但也因而確定），比較間接。雖然感性的表達，有整體性親切感等好處，但是也有其缺點：一為感情的興發，終得假藉外物，不能如道德的自體而足，仍非人心本身。次為一次情感的興發，總有竭盡之時，必需等待再一次的興發，才可能達到原來的狀態。但是此後物遷境移，遂使感情不能恒定。如此的反覆，假以時日，使人容易感到無聊和厭煩。一些不太能把握住自己的人，就因而沈溺於外物之中。文人易於放縱情欲，是有目共睹的。飄忽不定，正是感情的特點。

無法完美理想的理由

雖然說表達的方式，有感性與理性兩種，但是事實上這兩者總是一起表現的，只不過表現的重點有所不同罷了。自然科學家相信科學真理客觀存在於自然界之中，此一相信的堅持，即表示一種感情。缺乏對自然界的熱烈情感，也成不了什麼科學家。試看西洋十七世紀時，以牛頓為首的傑出科學家們，那個不是如此？依我看，人類所能達到的最大浪費，莫過於把自己的一生，以極大的熱情，投注於極其嚴肅的艱苦工作之中。唯有如此，感情才能進入永恒之中而得昇華。同樣的，藝術家若沒有清楚的概念，他所表現的形象也不能完滿，如圖畫中的黃金分割、透視，巴哈音樂的嚴密結構皆是。

這種表達的限制，雖然使我們無法達到自體，但也不是說全然的摸不上邊。在我們人類所經驗的世界裏，是不可能全然的絕對的主觀或絕對的客觀的。在經驗中，既然有一個做為經驗主體的人，也就必然有個被經驗的客體物，而兩者並然的存於一包含此二者的世界之中，這個世界使得主客體間有經驗發生之可能。因此當一思考抽象到具有極大的普遍性，或一感情純粹到能引起普遍並深刻的共鳴時，主客二體是不可能毫無關係的。雖然我們仍不能說主客體完全重合，人的表達就是真理自體，但是我們可以說是與自體一起共享於包含此二者的整體世界之中，而彼此不用分別了。是以一項極深刻的哲學作品，也往往就是一篇極其優美動人的詩篇或散文，越是有經典性價值者，越能在其中讀出此種雙重性。

以上所說的限制，是由於表達的形式。再有一種限制，是由於表達的程度。那就是：我們怎麼知道，在可能的表達範圍內，我們對於自體的表達，是最終極、最完整的？往往我們很肯定的以為真的找到了絕對真理，過一下子卻就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。由於人只能在一時一地之下，得到片面的經驗，人的生活過程，也就很難包容萬有，統籌一切，而只是許多種可能中之

。這也就形成了在人嚮往無窮理想的途徑中，一個無可奈何的限制。假如有人無知於這種限制，冒然地以自以為是普遍成立的私見，強要他人順從接受，這樣勢必造成了許多人間的糾紛、爭執、和價值顛倒。歷史上多少獨裁者的作風，就是如此。當然，我們也不能轉而說一切真理和價值都只是相對的而已，這是誇張了個人經驗的歧異，並且忽視了人性的共同基礎。人類的經驗發展，從最低的生物性起始到最高的精神界，大抵都是十分接近的。相似的性質，相異的內容，形成了人類經驗互相交通的可能，以及其豐富性。是以做為廣大群體中的一份子，更應當面對這個限制，力謀改進才是。我們所當做的，那就是要自覺地清除內心的一切障礙：偏私、狹隘、成見、傲慢、怠惰，並且擴大眼光，使我們的見識，不為一時的經驗所困，而能深入事物的根本和原則。這樣的自覺意識和行為，是要有堅強的毅力和長久的恒心做後盾才有可能。不過這是在這樣想，這樣希望，可能實際上不那麼如意。消去了自覺到的障礙，並不是說不會有未自覺到的問題。今天剷除掉的疑慮，明天又以新的問題捲土重來。無盡止的憂慮，就這樣狠狠地壓著人喘不過氣來。

假如有人到了這地步，面對這些個限制過不去，因而放棄進一步的尋求，轉過來去縱情享樂，在旁人而言，實在莫有辦法。因為一來這裏的問題不是理論性，而是屬於體驗性的，所以無法把別人經歷後的結論，隨意移花接木於他人之上。再者，倘若自己也無所肯定，那又怎麼能給人安慰呢？因此當我們看到了在掙扎中的靈魂時，除了寄與尊敬和期待以外，更要趕緊努力於自身才是。

無法超越時的心境與它的結果

誠然了解了這些限制，是令人痛苦的，但是感到痛苦即是在掙扎奮鬥。在掙扎奮鬥，即是生命於混沌中，思欲有所為而不能。這就表示，在生命的潛在能力當中，隱約地就有了一種向正面的肯定，而不甘永遠落於混然盲目之中。雖然由這有所不能和痛苦，可以引導至關於人的愚昧無明或原始罪惡的說法，轉而否定了人世間的一切，而嚮往另一超越的極樂世界。但是無論人怎麼嚮往超文化的世界，人終究得透過文化活動才可能。痛苦的產生，不可能盡是愚昧和罪惡，更重要的是人之不甘陷於愚昧和罪惡當中，並力圖有所解脫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人所能做的，也就只有是無限的忍耐，長久的沈默，和清心寡欲的節制，以鍛鍊全身的細胞和思想配合地和和如一。如果我們果然能忍耐下去，我們也必然的能夠同情別人，並且產生尊重和包容之愛心，感謝他人對我們的賜給和幫助。於是我們有了道德。道德是不求取回報

和實效的，它是自體而足，無所待於外物。誠心的愛人，是不以做了多少件合乎愛的事來衡量的。同樣的，它也不會只選擇固定的對象來愛。當此心擴充至無所復加時，我們虔誠的說：「謝天謝地。」因為此時我們已真正的體驗到那包容我們的整體世界，以及此世界對我們的孕育之恩。藉著感謝的情操和崇拜的心理，終於產生了宗教。於是人匍匐於地上，讚美那完美與最高的神聖象徵，而得到了安慰。

等待，與天命

也許最終的安慰是會有的，但是人等待得到嗎？當人把話說地清清楚楚的時候，他發現此說本身又可被說、被經驗，因而需要修正。這樣，在人活著的過程中，任一階段原則上都可以為結論，亦可以只是過程之一。面對著無窮地進展的宇宙，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呢？我們真地能等到自體呈現出來的時候嗎？我們可有希望活在整體的世界之中否？我統統不知道，只是在等待著，祈禱著，並希望：

願天早生聖人，以活民命。